ZHENGZHOU DAILY 郑州日报
2023年7月23日 星期日 责编 陈泽来 校对 祝 瑞 E-mail:zzrbty@163.com

知味

绿豆糕

♣ 耿艳菊

天气一天比一天热起来，人也开始不自觉地向往那些清凉去暑的食物。中午出来遛弯，走在白亮灼热的阳光下，突然就想念起清清爽爽、冰冰凉凉、甜甜糯糯的绿豆糕。

这是我们小时候最美味的解暑佳品，而且是姥姥牌的，蕴含着姥姥温厚绵长的心意。

姥爷去世后，剩下姥姥一个人，孤零零地守着偌大的院子。每年放了暑假，母亲都会送我和妹妹到姥姥家陪姥姥住一段时间。这时，表妹也会来姥姥家。寂静的院子一下子闹哄哄的，我们几个孩子像一群欢快的鸟儿，叽叽喳喳的，没有一刻安静的时候。姥姥坐在蓬蓬勃勃的绿树下看着闹腾腾的活泼快乐的我们，脸上慢慢有了笑容。

一天，姥姥的外甥从城里回来，带给姥姥两盒点心，上面写着“绿豆糕”三个字。那是我们第一次吃绿豆糕，才知道这世上竟还有如此美味的糕点。姥姥见我们喜欢吃，她自己仅尝了一块，都分给了我们。

夜里，妹妹说梦话，竟然还大声嚷嚷着要吃绿豆糕。第二天吃早饭时，姥姥把妹妹说梦话的有趣情景讲给我们听，我正喝了一口粥，忍不住笑起来，一下子喷了满桌。表妹呢，笑得满院子跑。妹妹年纪小，并没有觉得不好意思，反而缠着我要分我的那一份绿豆糕。

这时，姥姥向我们宣布了一件更令人振奋的事情。她要为我们做绿豆糕。夏日清晨的院子，洒满了清新爽朗的阳光，我们的心情比阳光还明亮，高兴得又唱又跳。

对于姥姥能不能做出美味的绿豆糕，我们一点儿不担心。在我们的眼里，姥姥就是最厉害的魔法师，很多平常的食材在她那里都能变成又美观又美味的食物。姥姥做的绿豆糕，食材主要是绿豆，还有白糖、糯米粉。

绿豆是现成的，田里种着半亩呢，绿豆荚已经变成了黑豆荚，浓烈的阳光里噼里啪啦响，熟得要炸开了。姥姥带领我们收获了很多结实饱满的绿豆，每个人都背着一兜，像富翁一样，豪迈地走在幽静的乡间小道上，一路洒下欢快的笑声。多年过去了，我一直记得那样的快乐，简直是一杯浓稠的蜂蜜水，让渐老渐远的时光散发着甜蜜的馨香。

姥姥做的绿豆糕不但费时费力，还要有极大的耐心。绿豆头天晚上就先泡上，第二天一大早，姥姥就起来了，开始煮绿豆，小火慢煮，直煮到绿豆开花，慢慢成为绿豆泥。等绿豆泥凉了，放上白糖和糯米粉，糅合在一起。然后均匀地放在模具里，上锅蒸熟。姥姥用的模具很特别，几个花瓣形的白瓷小盘子，是当年姥爷为姥姥特意烧制的。

蒸熟后的绿豆糕并不是立即就吃，要等到晾凉后，打来沁凉的井水去冰。而且井水要隔一会儿就要换一次，因为冰一会儿水就温了。那时没有冰箱，也不知道冰箱这回事，而姥姥用这种方法让我们吃到了冰冰凉凉的绿豆糕。做这些的时候，姥姥总是很温柔慈爱，一步步耐心地安慰着心急的我们。

如此烦琐费时费劲的绿豆糕，姥姥一次只做几盘子，一是天热不能放，一是怕我们贪嘴，一下子吃多了对身体不好。但姥姥从不嫌麻烦，经常会给我们做。那时候，最幸福的事就是期盼着快快放暑假，去姥姥家吃清清凉凉的绿豆糕。

我们几个孩子闹闹嚷嚷，还为姥姥的绿豆糕取了个名字，就叫姥姥牌绿豆糕。姥姥还找出来过年时写对联的红纸，裁成小小的方块，我用黑色钢笔在红方块上写：姥姥牌绿豆糕。然后贴在盛绿豆糕的白瓷小盘外围，看起来有模有样，喜气盈盈了。

岁月无情，也情深。长辈们渐渐老去，我们小辈们也都慢慢长大了。如今，姥姥离开我们很多年了，姥姥牌绿豆糕成为生命中温柔深情的过往，也让我们知道，爱是可以抵御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寒暑炎凉。

史海钩沉

谦和勤谨万石君

♣张向前

在大汉朝建立初期龙争虎斗的裂变时代，石奋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，成为政坛“不倒翁”，走进了司马迁的视野，走进了《史记》的列传。这个没有任何特长的小吏，却备受历史青睐，让他在对的时间遇到了对的人。

15岁那年，懵懂的石奋投奔到刘邦帐下。其时，楚汉相争打得火热。刘邦率军向东攻打项羽，石奋就跟随在刘邦身边，照料刘邦的日常起居。他的恭敬勤谨颇得刘邦喜欢。

公元前205年4月，刘邦乘楚攻齐之际，亲率诸侯兵56万东向攻占项羽的都城彭城，大获全胜。刘邦得意忘形，在军中大摆宴席，饮酒贺功，收取财宝美人。项羽得知彭城失陷，立即率领精锐3万，长途奔袭，乘其不备，大破汉军，还掳去了刘邦的父亲和夫人吕雉。刘邦仅率数十骑突出重围，收集残部，退守荥阳。原来投向刘邦的盟军此时又背叛刘邦，或者投靠项羽，或者重新脱离刘邦的控制走向刘邦的对立面。军事上的溃退，政治上的挫败，让刘邦想死的心都有了，经常无缘无故地暴怒、发火。石奋整天陪着情绪低落的刘邦，从来没有一丝厌烦的情绪。刘邦很感动，与石奋有了一次推心置腹的谈话，召其姐为美人，又提升石奋为中涓，并兼管传达诏令。“中涓”虽然是个不入流不起眼的小官职，却是心腹近臣。在他之前，后来汉朝第二任丞相、与刘邦一起起兵的曹参，就当过中涓。

到了景帝时期，汉景帝任命石奋为九卿，将其调任为诸侯王的丞相。石奋的四个儿子都因品行端正、孝敬父母、办事严谨，做到了二千石级别的高官。汉代九卿郎将、郡守的俸禄等级都是二千石。可见，万石君父子的官位都不小。一次，景帝半开玩笑半当真地说：“石奋和他的四个儿子都是二千石级别的官员，作为臣子的尊贵与光宠，都集中在他们家。”于是，天子称呼石奋为万石君，群臣仿效，天下人皆知。

汉景帝末年，万石君享受上大夫的俸禄告老回家，在朝廷举行盛大典礼朝令时，他都作为重要的佐臣来参加。后来万石君迁居到陵里。一次，担任内史的儿子石庆酒醉归来，进入里门时没有下车。万石君听到这件事后不肯吃饭。石庆心里恐慌，脱掉上衣反缚双手，请求父亲宽恕，万石君默然不允。整个石姓家族的男性家人和哥哥石建也袒露上身请求恕罪，万石君这才稍稍动容，语气缓慢地责备说：“内史是尊贵的人，你进入里门时，里中的父老都急忙回避，而你坐在车中依然故我，不知约束自己。平实的风格、恭谨的态度、守本分的个性到哪里去了？这如何能行！”说完，让石庆回家闭门思过。从此以后，石庆和石家的弟兄们进入里门时，都下车快步走回家，为人愈加谦和，处事愈加勤谨，为官愈加恭守分寸。

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借用孔子的话赞道：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，其万石君之谓邪？是以其教不肃而成，不严而治，然斯可谓笃行君子矣！”

郑州西北角，保存着一座“万石君庙”，有2000余年的历史。“谨其言慎其行尊崇毕集享万石，侍汉帝福百姓恩德广施泽千秋。”遒劲的文字，让一个模糊的历史人物逐渐清晰明朗起来。

天空高远，阳光不锈，照着曾经的过往和眼前的一切。这里是一个高新技术开发区，坚硬的水泥在迅速吞食柔软的土地。现代与古迹交相辉映，有岁月恍惚之感。呈现，也是一种表达。这座庙的存在，给了历史的册页一丝温存。

草蛇灰线，伏脉千年。须水河、百炉屯、大汉朝俱都隐于无言。总有一些时光让人回望，总有一些人事让后来者追风慕迹。大者如帝王刘邦算一个，相国萧何算一个，名将韩信算一个……在平凡如我的人心中，恭敬勤谨的万石君石奋也许要算一个。他骨子里充盈着的那种恭敬勤谨，即使在2000多年后的今天，仍能绽放出绚烂的花来，与时间无关，与出身无关，与贵贱无关。

绿水青山（国画） 李优良

荐书架

《欧阳江河的诗》：异质混成的多维写作

♣ 王烨炜

谈论当代诗歌，欧阳江河无疑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。

欧阳江河的诗，厚重而飘逸，自由而缜密，既充满哲思，又观照现实，在抽象与具体之间，谋得了一种微妙的平衡。他的短诗轻盈精巧，长诗、组诗气势恢宏，博物与抒情、考据与沉思并举。他以深邃的思想和高屋建瓴的目光，将历史与当代、传统与当下、东方与西方文化交融并置，在解构陈规的同时，构建起了属于自己的诗歌王国。

近日人民文学出版社隆重推出了欧阳江河近四十年的诗歌自选集《欧阳江河的诗》。诗集作为诗人最新的一本编年诗歌精选集，也是人文社重要诗歌品牌“蓝星诗库”推出的典藏版丛书的新成员。诗集精选诗人1980年以来不同时期具有代表性的作品，充分展现出诗人不断变化、突破的写作轨迹和诗歌面貌。

诗歌是一个人日常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东西，中国人在2000多年前就从语言当中诞生了文字，又从文字当中给它不同的功能，比如说记载历史。但更重要的，从《诗经》时代开始，中国文字的源头就有诗歌在，一直这样汪洋恣肆地壮大下来，构成了中国人情感的底色、情感的史学。

欧阳江河认为一个读诗的人会比一个不读诗的人更靠谱一点。辛波斯卡曾经说过，“我偏爱读诗的荒谬，胜过不读诗的荒谬”，意思是读诗也荒谬，不读诗也荒谬，不读诗的荒谬比读诗的荒谬更荒谬。所以为了减轻我们的荒谬，我们就读读诗吧。

聊斋闲品

守得云开见月明

♣ 王志荣

不要做涧底静止的石子，任流水自梦里流泻而过，不要做空中浮移的白云，留不下一点碧痕浅纹，要做就做那永不停歇的风，一季有一季的着色，一程有一程的领略。要做就做那参天的大树，根须深深扎进黑暗的泥土，树枝高高地伸向蓝天苍穹。要做就做夏日的蝉，鸣唱着一曲曲动听的歌。

人生不必逢时，荏苒时光轻弹过。在这大千世界里，有多少奇妙而又美丽的事物，例如夏蝉，它的生命多是在黑暗中求索，阳光下却声声嘹亮。生命若是如蝉般带来畅快欢愉，即使如花凋落亦无悔。

一人独自寻一处幽静的山谷，听流水与走兽之声，闻野花与泥土之香，望白云与飞鸟之态，思生活与成功之艰。人们只有在经历种种磨难与低谷之后，才会懂得花鸟鱼虫的自在。

蝉在黑暗中苦苦求索，终于在夏风轻拂时，一瞬绽放生命，只为守得云开见月明。坚守是花初绽放的雨露，在坚守过后是云开雾散。无论是生活之艰还是成功之难，都应如夏蝉一般让生命开出繁花，守着一个信念待来日月明。

当似那永不停歇的风，仰览蔚蓝天空，俯瞰漫山遍野。于飘荡未知的路途中，迎接生命的挑战。如春风润物无声，抚慰严冬，使江南岸杨柳垂散，莺啼绿红；如夏风热烈生动，风吹不尽，吹散迷梦中的人生；如秋风萧瑟厚重，吹响丰收号角，把汗水凝为成果；如冬风凛冽不争，吹得沉重，让我们承载生命的低沉。等领略过了四季飘逸的风，方能守得云开见月明，如孤蓬万里征。

庭中有奇树，绿叶发华滋。参天巨木根系深深，博观而约取，厚积而薄发，大树十年扎根，终成千年大椿。人生亦如树的一生，合抱之木，生于毫末 ，腐草无光，化为萤而耀彩于夏月。山川奔腾，沟壑涌动，任你风吹雨打，我自岿然不动。我们要如春草那般，经风霜，历雨雪，走过时间的积累和延伸，屹立不动，经历秋天的败落，在冬天里孕育新生，忍受地下的孤寂，才能守得云开见月明，静待花开有时 。

行到水穷处，坐看云起时，我是那永不停歇的风，在世界流浪，身处乌云之下，亦能驱散阴霾露出阳光。我是那参天的大树，深深地扎进黑暗的泥土，然后高高地伸向蓝天苍穹，挺起脊梁。我是那夏日的蝉，鸣唱着一曲曲动听的歌，让生命在阳光下绽放。

真正的成长，是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豁达，守得住孤独，耐得住寂寞，让生命得到升华。是猝然临之而不惊，无故加之而不怒，宠辱不惧，看庭前花开花落，去留无意，望天上云舒云卷。是山间朗月，圆满无缺，灼灼其华而自熠熠生辉，不以物喜不以己悲。勇敢面对，曾经沧海成就而今桑田，时间虽漫长，但也有斗转星移只道是寻常。人生虽短暂，但也成就了落日归下，垂髫乘凉，扇蒲下总是家长里短。

人生如逆旅，我亦是行人。人的成长，到最后还是一场积淀。在路途上，走得沉稳缓慢。人生的浪，潮起潮落，风景便在这起起伏伏中若隐若现，静静地积蓄一份力量，默默地等待一份机遇，方能守得云开见月明，方能拨开迷雾见朝阳!

愿你我都能在寒林涧漱幽鸣处，守得云开见月明。

百姓记事

夏日蒲扇拂清凉

♣ 梁永刚

旧时的乡间，每到盛夏酷暑，一把结实耐用的老蒲扇是再寻常不过的物什，上了年纪的人几乎人手一把，须臾不离。老蒲扇虽长相粗鄙，却轻盈耐用，是炎炎夏日农人手中的尤物，用手不释扇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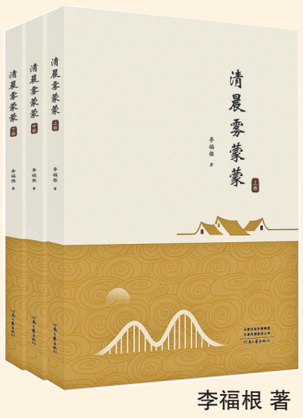
赤日炎炎的夏日，家里来了客人，进屋一落座，几乎是在端茶倒水的同时，主人也将老蒲扇递了过来，客人握在手里轻轻摇着，徐徐的清风凉爽宜人，驱散着一路的风尘和一身的劳累。正所谓“新三年，旧三年，补补缝缝又三年”，一到热天时候，家庭主妇就从墙上取下往年的旧扇子，把抹布在盆里洗干净，擦拭掉上面的浮灰尘土，找来针线和碎布头，缝补好破损的扇边。不光旧扇子需要补，新买的扇子也得拾掇一番才结实耐用。村妇们嫌用竹篾编织的扇边针脚大，不结实，拿出针线，找来布条，一针一针地为每把新扇子都包了一圈花边。新买的蒲扇，用烧红的铁丝在扇柄处钻个眼，穿上棉线，系成圆套，不用之时往墙上一挂，既可免遭挤压损坏，又便于随用随取。

乡谚说“一扇在手，伏天无忧”。在那个没有空调电风扇甚至连电都没通的乡村夏日里，不管天气热不热，无论坐着还是走着，老头老太太们手里的扇子始终悠悠地摇着，一副气定神闲的悠哉和淡然。一把稀松平常的老蒲扇，虽不是什么稀罕之物，但也不是说借就借的。“扇子有风，拿在手中。有人来借，不中不中”“扇子不值钱，管用两三年。要是有人借，趁早躲一边”“扇子有风，拿在手中。有人来借，等到立冬”“六月天气热，扇子借不得。虽说咱俩好，你热我也热”。这些散落在乡间押韵顺口的民谣算不上雅致，也登不上大雅之堂，却透着泥土的清新和朴实的韵味，被人们一代代传诵至今，经久不衰。

一把轻盈质朴的老蒲扇不仅能够扇风驱热，还融入了诸多民间智慧，被巧妙地赋予了驱蚊、遮阳、挠痒、挡雨、垫座等多种用途，可谓是“一扇在手，百事无忧”。譬如，驱蚊是老蒲扇的一个重要用途。静谧安详的乡村夏夜，三三两两的农人聚在一起纳凉聊天，即便是凉丝丝的风吹着，手里的老蒲扇仍是有一搭没一搭地摇着。吧嗒吧嗒可劲抽着旱烟的庄稼人，身子周围烟雾缭绕，蚊子自然不敢接近，而那些村妇们手里不停挥舞着扇子，让蚊子无法在身上驻足停留。老辈人说，老蒲扇上有种特殊的气味，蚊子一闻到就会躲得远远的，即便扇子握在手里不动，蚊子也不敢靠近。闷热高温的桑拿天，即便坐在那儿一动不动，也会热得汗流浃背，身上穿的褂子湿了又干，干了又湿。一些老人别出心裁，将老蒲扇的手柄别在后裤腰上，高高支篷起褂子，既避免了被顺着脊梁沟流淌下的汗水洇湿，又便于凉风畅通无阻地钻入衣衫。老蒲扇还是老人们随身携带的“痒痒挠”，脊梁上发痒了，将手中的扇子反转过来，手握着扇面，把一拃来长的扇柄透过领口伸进瘦骨嶙峋的脊背上，使劲挠上几个来回便止住了痒。庄户人家向来节俭，一把老蒲扇用了多年，已经少皮没毛破旧不堪了，仍舍不得扔掉，顺手丢在灶房的土锅台上，生火做饭时用破扇子往土锅台的灶膛里扇风。旧时凡是上了年纪的乡间男子一律剃成光头，酷暑夏日下地干活或者出门办事，头顶必有麦秸草帽遮阳，而那些老太太们没有戴草帽的习惯，炎炎烈日下出门走路，通常将手中的老蒲扇挡在眼前用以遮阳。夏天的天小孩的脸，说下就下，农人们在地里干完活，正走在回家的路上，天空中突然下起了小雨，他们不慌不忙将手中的老蒲扇遮在头顶，充当雨具。农人们下地劳作，有时候还要带着无人照看的幼童，孩子玩累了躺在树荫下睡觉，大人便将老蒲扇置于头下当枕，据说虫子闻到老蒲扇的气味就不敢靠近；在外面纳凉席地而坐时，老蒲扇还可以垫座当墩儿等等，可谓一扇多用，奇妙无穷。整整一个夏天，村里的老头儿老太太们几乎手不离扇、扇不离身，无论是下地干活，还是赶集赶会，不管是纳凉聊天，还是生火做饭，一把老蒲扇朝夕相伴、形影不离。

从入夏到入秋，一把老蒲扇陪伴着土里刨食的农人，扇不离手，手不离扇，摇落了太阳，摇醒了夜晚，摇来了丝丝缕缕的清风和一村庄的月光，摇出了恬淡悠闲的慢生活。时至今日，随着空调、电扇的逐渐普及，不管是城市还是农村，已经很少有人靠轻摇蒲扇消暑降温了。老蒲扇和许多老物件一样，已经渐行渐远，淡出了人们的寻常生活。那些在旧时光里浸润过的老蒲扇，已成为一段挥之不去的记忆，在我的脑海中历久弥香，亘古不变。

连 载



李福根 著

洪丽丝办公室的门半掩着，隔着玻璃窗，她把这事看得一清二楚。在洪丽丝看来，刘三喜这人自以为是，死要面子，三分成绩能吹成十分，爱占个便宜，办点啥事咋咋呼呼，自从来河西湾建厂，她和屠刚没少和这人顶杠。至于黄家礼，几乎天天挨 。唉，谁叫你父母过早双亡，姐弟俩相依为命，人家娶了你姐姐，管你吃、管你穿，供你上学，送你当兵，复员回乡又介绍你到镇林业管理站工作，帮你娶媳妇成家。可以这么说，没有刘三喜的操持就没有黄家礼的今天，欠得太多了，看看脸色，听听难听话，黄家礼习以为常了。

看着刘三喜提着一大兜这“奶”那“液”心安理得地出了办公室往厂外走，洪丽丝清楚，这些东西是黄家礼准备送往县商业局的样品，为满足刘三喜一时之需，拆东墙补西墙，看你如何堵窟窿？

爱咋堵咋堵，洪丽丝想，反正这事跟自己没半点关系。眼下倒是有些“抽检品”等着洪丽丝去送，厂里做出不成文的规定，每月给镇干部和工商所、税务所送厂里系列产品，让这群人“检验”产品的合格率。按屠刚定的范围，一般干部每人一份，副乡镇级每人双份。这些东西都要经镇党委办主任马大勇往外分发，他自然享受了副乡镇级待遇。至于镇里的两个一把手，除每人双份外，屠刚还亲自出面送上“优待品”。

眼下，屠刚出差在外，这事只能由洪丽丝承担。她给马大勇打去电话，让他帮忙联系一辆机动三轮车到厂里拉“抽检品”，又把董大翠叫到宿舍，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，看得大翠满脸通红，洪丽丝却抿嘴笑了。自语道：“像，怎么看都有点像。”

“像谁呀？洪部长。”董大翠迷茫地问。

洪丽丝没有回答董大翠的话，从眼前这个姑娘身上，她看到了自己初到那个南方城市的影子，倒是这姑娘比自己当初显得腼腆。她从床下拿出一双半高跟皮鞋，站起身打开皮箱翻出一件葡萄紫色碎花条绒上衣，一条蓝色牛仔裤，笑着说：“穿上试试。”

“让俺穿呀？”董大翠惊讶地看着洪丽丝。

“对，试试看合不合身。”穿好衣服穿上鞋，董大翠忍不住照镜子：“像是量着俺的身子做的，太好了。”

洪丽丝反倒收敛了笑容，认真地说：“做销售工作穿衣服、说话都要得体，今后要学说普通话，大方点，不要扭扭捏捏的，出门在外代表厂里形象，人家看你会办事，才愿意和你打交道，才能推销出产品，懂吗？”

大翠不停地点头，鼓足勇气说：“俺、我一定跟部长好好学。”

穿着这身衣服在厂区一出现，大翠立即吸引了姑娘小伙的眼球，小青年新奇地窃笑，姑娘们羡慕地小声嘀咕。洪丽丝时不时也对大翠看两眼，觉得这姑娘身上少了一些东西，她要精心替大翠把这些东西找回来。这几年跟着屠刚闯世界，吃苦受累，担惊受怕，精神、肉体忍受了。可一个人要是心里不停地流血呢？这种难以愈合的创伤只有受伤的人自己体会得出那长久的痛苦。现在总算有了一片属于她和屠刚的天地，她要打造一个营销团队闯市场，拿回属于自己的财富。

三轮车嘟嘟叫着开到库房门口，装上“抽检品”又一溜烟向灵泉河镇驶去。尽管这是一条刚修不久的柏油路，牛踏、拖拉机碾压的伤痕经雨水冲泡，出现深浅不一的大坑小洼。车厢不停地摇摆着，洪丽丝和大翠相互搀扶着，屁股从这个纸箱颠到那个纸箱上，始终也没有坐稳。直到进入灵泉河集市，三轮车慢了下来，二人才落了座。

虽然接近中午时分，街道上依然行人如织。清明节已经过去了半个多月，那些卖纸、炮、香的摊铺隔不远就冒出一家，只见有人买好成捆的黄纸、成盘的鞭炮，手提肩扛着穿行在人群中。看来这方土地的人们特别眷恋逝者，兜里有几个钱，不忘与先人分享喜悦。

洪丽丝招呼三轮车停在灵泉渔家饭店门前，她和饭店的老板很熟，让老板卸下两个纸箱，又把三轮车开到镇政府马大勇宿舍门口。马大勇和三轮车上的人搬下一个个纸箱，他看了大翠一眼，回头邀请洪丽丝一同去机关食堂吃饭，洪丽丝微笑着婉言谢绝了。

三轮车又在拥有一幢三层楼房的灵泉渔家停下了，洪丽丝要了三碗水饺，不大一会儿工夫，老板亲自把一盆水饺端上桌。饺子分明是鸡汤下的，洪丽丝拿起勺子一搅动，盆里露出不少鸡肉。“张老板，这……”

“放心，俺只收水饺钱。”张老板满脸堆笑地说。“渔家”的全鱼宴在灵泉河镇堪称一绝，屠刚带着洪丽丝在店里请了几次客，见二人出手阔绰，张老板刮目相看了。一打听说是在河西湾建大厂的企业家，这老板更是敬若上宾。洪丽丝多天没有露面了，突然间气度不凡的贵客领着一个如花似玉的姑娘出现在店里，张老板顿感蓬荜生辉。

“你去借两辆自行车。”洪丽丝冲张老板说：“吃完饭我们送那两纸箱。”

“没问题，后院有现成的。”张老板说着叫过一个服务员，两人将自行车推到门店前，按洪丽丝的吩咐，把纸箱分别绑在自行车的后座上。

中午吃完饭是坐机关的人午休时间，洪丽丝赶着这个点，和大翠一前一后骑上自行车直奔镇政府。楚建功的门敲不开，一打听，他外出办事下班前才能回来。二人来到罗广建的宿舍门口，洪丽丝轻轻敲了两下门，室内立即传出“请进”的回应。

洪丽丝向大翠使了个眼色，示意她搬那纸箱，自己先一步推开门来到房内：“罗镇长，没午休呀？”

罗广建正坐在办公桌后看一本《茶树栽培技术》，抬头见洪丽丝笑容可掬地站在面前，后面跟着一位抱纸箱的姑娘，不解地问：“这位是……”

“怎么，你们不认识呀？董大翠，你介绍进厂的。”洪丽丝说：“大翠，你真该好好谢谢罗镇长。”

“坐，你们坐吧。”罗广建从办公桌后走出来，见二人在简易沙发上落了座，也在一个沙发上坐下来，指着那个纸箱说，“又是厂里的产品吧，上个月送的我让农技站的人拿去了。不怕你们笑话，我用肥皂用惯了，用这东西不适应。要不这样，大翠的弟弟住院急等用钱，你拿去卖了交点住院费。洪部长，下个月千万不要送了。”

虽然在罗广建这里碰了个软钉子，洪丽丝内心还是愿意跟这种人打交道，办事丁是丁卯是卯，不像楚建功，看人的眼神能剜出肉来。

出了镇政府大门，洪丽丝骑上自行车，扭头对大翠说：“大翠，我回厂安排业务上的事，过一两天就带你出去跑跑市场。这两箱产品，一箱你晚上送给楚书记，另一箱就按罗镇长说的，送到医院让你妈给卖了，多少交点住院费，顺便看看你弟弟。”

在渔家饭店门前，董大翠把两个纸箱绑在一辆自行车上，还了另一辆车，目送洪丽丝搭乘三轮回了河西湾，骑上车来到卫生院。

见女儿穿了身时髦衣裳，黄桂花的眼睛瞪得比牛眼还大，“翠儿啊，从哪弄得这么漂亮的衣服。漂亮，整个人跟仙女似的。真是应了那句话，人是树桩，全靠衣裳。”

“咋呼啥呀。”大翠的脸唰地红了，小声说：“不怕人家听见笑话。”

“怕啥怕。俺家妮子长得好看，穿得漂亮，眼气死他。”话虽这么说，黄桂花说话的声音低了许多，急忙伸手撕那纸箱，“这是啥，带吃的来了？”

地址：郑州市中原区博体路1号郑州报业大厦 邮编：450006 广告经营许可证：郑市监广发登字〔2019〕01-004号 郑州报业集团印刷厂（地址：郑州市管城区金岱产业集聚区鼎尚街15号）56558100 零售1.50元